

16.05

修武文史資料

第三輯



1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修武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目 录

旧焦作的东西两衙门·····	郭景道 (1)
修武县知事靳荫南查封土煤窑事件的经过·····	郭雪樵 (4)
回忆“五原誓师”两周年纪念大会·····	王永川 (10)
护送国民革命军第九十五师伤病员过封锁线·····	薛右钧 (13)
修武县国民政府参议会活动始末·····	郭景道 (17)
焦作镇隶属修武时期的教育概况·····	郭景道 (22)
李三魁老师举办的周流义学堂·····	薛政猷 宋和宗 (33)
回忆修武县立第五小学·····	张鸿胪 (37)
张胪卿先生传略·····	张鸿胪 (46)
张侯生简史·····	张鸿胪 (48)
张侯生轶事·····	张鸿胪 (50)
毁家纾难誉全县，抗日殉国彪千秋·····	毛成身 (52)
日本侵略军在周流的大屠杀·····	薛政猷 (57)

旧焦作的东西两衙门

郭景道

焦作的东衙门——弹压所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清政府丧权辱国屈从英国福公司来河南省修武县的焦作地区开采煤矿后，焦作由一个荒僻的小村很快发展起来，商业日渐繁荣，人口历历增多，社会秩序亦日趋复杂。英国人为了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及福公司所辖各矿财产不受损失，屡向清廷交涉，要求速派部队和司法机关进驻焦作，主持治安有关事宜。当时清朝政府因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吓破了胆子，执行崇洋媚外政策。见到英国人的要求，哪敢违抗，立即命令怀庆府镇台谢老道速到焦作，设置弹压所，镇压中国人民的反英爱国运动。群众所说的东衙门就是指弹压所而言的。

弹压所设在焦作中原大街东头路北一所院内，即现在的邮电大楼附近。大门两侧，经常放有军棍竹板等打人凶器。墙壁上挂有皮鞭、镣、铐等刑具。门卫森严，刀枪林立，令人望而生畏。群众赶集上市，路经此处，都是低头而过，莫敢仰视。谢老道是个洋奴十足的满族人，发现老百姓中有反抗福公司行为者，往往以“衣帽不整、行为不端”为罪名，马上派人将反抗者捆绑起来，押解弹压所内，轻者打军棍，

重者皮鞭抽，总之，非把人制服不可。无论民事纠纷，刑事犯罪，只要告到他手，他都要大施淫威，将人整得死去活来。因他手段毒辣，用刑残狠，当地群众都害怕他。小孩们哭了，妈妈便哄吓着说：“谢老道来了，你还哭哩？”吓得小孩子也不敢再哭了。孩子不听老人教训，当父母的会说：“你再不听话，非把你送到焦作弹压所，叫谢老道好好管教管教你不中”。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政府，谢老道闻讯后，畏罪悬梁自尽。

中华民国建立后，福公司把焦作弹压所保留了下来，聘请当地驻军头目——当时驻焦作的陆军营长生德胜，兼任了弹压所所长。生德胜这个人，是个洋奴，不理民事，他在弹压所任职时，只调解些地方与公司纠纷问题，其余民事刑事都推到修武县政府去解决。至今焦作附近仍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生大人兵——不办案。”

1926年，福公司为了更好地调解地方与公司的纠纷，弹压所所长一职，改由地方知名人士担任。前后担任过焦作弹压所所长的有刘象山、刘庆萱、张宇刚三人。刘象山是焦作西阎河村人，北平师范大学毕业，曾任河南省立汲县五师校长、焦作中学校长、中福公司秘书、总务处长、焦作矿厂总管理处处长、河南省参议员等职。刘庆萱是修武县永兴屯村人，河南法政大学毕业，曾任县长、河南驻京办事处处长、中福公司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张宇刚是修武县大韩村人，大学毕业，曾任河南烟类专卖局专员等职。

焦作的西衙门——营部

民国二年，河南陆军第一师二旅四团一营营长生德胜带兵一个营，驻防焦作。营部设在营部街。当地群众，称营

部为西衙门，称营长为生大人。生德胜是一个青帮头子，在焦作收徒很多，三教九流，地痞流氓，达官贵人，富商大贾，都与他有密切联系。当时他是焦作有权有势的显赫人物。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军阀解体时，焦作西衙门自动撤消。而生德胜却摇身一变，将部队编入道清铁路管理局警务段。道清铁路管理局初任他为段长，后又任他为大队长。直到1938年焦作沦陷，他才脱离此职。1939年春，因他与焦作维持会长李润身，争当焦作汉奸头子——“焦作矿区行政委员会委员会长”的职务，被李润身诬告他有通中央军罪，被日军逮捕枪毙。

旧社会焦作的东西两衙门是干什么的，大致如此。



修武县知事靳荫南 查封土煤窑事件的经过

郭雪樵

靳荫南，是河北省徐水县人，清末优贡。民国三年，任修武县知事。因他在灭蝗救灾、兴修水利、创办学校等方面，都有过明显功绩，故在修武人民中受到尊敬。人们不仅给他送过万人衣、万人伞，还在城内和万箱铺村分别给他建立了两个生祠，均名曰：“靳公祠。”

靳荫南在修武任知事期间，被传颂的事迹很多，大都是赞颂他刚直不阿，不畏豪强，公正廉明等方面的事情。唯在查封土煤窑一案中，他却扮演了一个反面的角色，看翻了事实，判错了案子，不仅打击面广，而且牵连人多，冤狱时间较长，令人骇闻！但难能可贵者，一旦真相大白，他却能够立即主动向受害者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其改正错误精诚团结的赤诚之心，爱憎分明愿与受害者共同对敌的坚强态度，当时传为佳话，迄今亦为爱国主义的一份教材。

自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英帝国主义掠夺我国煤炭资源，在焦作开办福公司后，修武沿太行山一带的煤窑也陆续开办起来。庙河、桶张河、马村、李河一带，土煤窑很多，成为当地人民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土煤窑开采的全是

浅煤层，主要靠人力，所以成本低，赚钱多，竞争力强。英商福公司看着这些土煤窑就咬牙切齿。因此特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土煤窑“越界开采”，“侵犯”了公司利益要求关闭。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清廷皇帝一样，都是不敢得罪外国人的，在英商的恫吓催逼下，河南省政府终于向修武县知事下达了查封土煤窑的禁令。知事靳荫南召集了全县士绅和知名人士座谈会。他说：“省政府下令查封土煤窑，我若顶着不办，省里立即会给我扣上违抗命令、拒不执行的罪名。我若照办，则是迎合上司，当官不给民作主，直接危害群众利益的作为。我请大家来，就是让诸位想个既能应承上头公事，又不会耽误群众生产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时会场寂静，鸦雀无声，你看我，我看你，没有一个人能说出顾此及彼的办法来。靳荫南就接着说：“我有一个办法，不知大家同意否？明天上午，我准时前往庙河、寺河等处查封土煤窑。你们回家后，要尽量多动员一些村的老头老婆们。在我明天查封土煤窑时，一起上前恳求。就说：‘咱沿山一带灾情严重，民不聊生，老百姓全靠挖煤渡荒。若要查封土煤窑，就是置我们于死地。恳请知事开恩和给我们作主，并转请上级，收回成命，准许我们挖煤，作为以工代赈。’我当场就可以答应说：‘你们暂且还干着，我尽量把大家所提意见，反映上去，你们听候上级的命令吧’。公文来往，研究批复，需要一些时间，今冬明春，马马虎虎就过去了。”他讲完话后，掌声雷动，在一片赞扬声中，演双簧戏的节目拍板排定。

次日上午，靳荫南知事同八里路里长马守仁，到达寺河村时，果然很多老头老婆，拄着拐杖，蜂拥而来。见了知事后，一起跪在地下说：“县太爷呀，你要为我们作主啊！千万不可查封土煤窑，因为土煤窑是我们的命根子呀。你如查

封，灾情这么严重，今冬明春，我们咋过呀？请你好好转请省府，收回成命，我们感激不尽。”靳荫南说：“查封土煤窑，是上头的命令，我不办不行。咱县的灾情，你们山边人的困难，我万分清楚，你们暂且还干着，我竭力向上请求，你们等候省政府批示吧。”正在这时，突然跑过来二十多个人，有的手拿石头，有的掂着铁锨，极力挤入人群之中，趁着靳知事讲话时刻，二话没说，劈头就打。尽管马里长及众乡亲大力护卫，仍然把知事靳荫南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昏倒在地。吓得老头老婆们，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自动漫散而去。这群暴徒洋洋得意，一声呼哨，扬长而去。马里长虽然也受重伤，但当时尚能行动，他首先救醒了知事，后又跑到寺河村，雇了几个人，用担架把靳荫南送回县里。

靳荫南治伤之中，分析了骚乱原因。自认为这次挨打完全是修武士绅们有组织、有计划地捣鬼。于是，他动用了两手：一方面积极向省府控告，另一方面将政界、商界、教育界、社会名流，凡在查封土煤窑前参加过他召开的会议人员，不问青红皂白，一律予以逮捕。根据当时人们统计，被省府明令通缉者有陈叙九等十四人。被靳荫南捕入监狱者有郭雪樵等四五十人。一时间县里气氛紧张，天昏地暗，人人自危。正当知事盛怒难却之际，焦作英商福公司总经理却带着医院院长，专程来到修武县府。见了靳荫南开口就说：

“这些暴徒，竟敢把县太爷打得头破血流，真是胆大妄为！不斩首几个，决不能解我心头之恨。我早就知道，这群士绅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你却偏偏信任他们，说他们与公司闹矛盾，都是为了给地方争福利。这一回你可领教了，竟敢棒打你头。此帮害群之马，只能杀，不能留。今天我带院长来，是专门给你治伤的。你的伤，不管花钱多少，我们公司全部包

啦。”这时候，靳荫南这个开明知事竟然眼花缭乱，坠入迷潭。

修武县大批士绅和老百姓因土煤窑事件蒙冤后，不少人奔走于北京、开封，找人托情，希望早日了却冤案。很多人想到了王印川。王印川，字月波，号空海，修武县马作村人，后又迁居恩村。他是清末举人，后留学日本，获早稻田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当时任北京政府参议院秘书长。修武人都知道他靳荫南是知己朋友，多年故交，纷纷进京，请他返县调解这桩事情。王印川情面难却返了回来，与靳荫南谈了多次。请他先将被押无罪士绅释放出来。但都遭到靳的坚决拒绝。最后，靳荫南破脸无情地说：“月波，你不要再解释了，有我靳荫南在此，修武土煤窑休想开工！在押的坏蛋也休想释放一人！我决不做放虎归山反伤自身的蠢事。”王印川碰了钉子，立即专程开封，经与省方多次接洽研究，始将靳荫南调省任用。新知事来后，才取消了对士绅们的通缉令，并将查封土煤窑时有关在押的犯人全部释放。

靳荫南住开封之际，他的一位表弟，前往家中看他。谈话中方知他表弟就在焦作福公司任翻译职务。表弟介绍说：“我虽在福公司任职，但常驻天津。对焦作情况一无所知。这次返焦才听到你的不幸和闲话，使我非常气愤。因此，我趁来开封办事之便，特来与兄长谈谈。我想与你谈两个问题：“第一，你在修武担任知事期间，是个清官，还是一个糊涂官？”靳以老百姓给其送过万人衣，万人伞，还给其建了生祠。自鸣得意地说：“我当然是个清官。”他表弟刺激他说：“我看你是个最糊涂的官。这次查封土煤窑，你是预先与修武士绅们合计好的事情。应付公事是真，查封土煤窑是假。这个我已知道。但你查封土煤窑时，英福公司早得到了

消息，所以，方作了充分的准备，从工人中挑选了二十名青壮年，用大饷银洋的办法，让他们杂于百姓之中，乘你讲话不备之机，突然向你发起了围攻，只准打伤，不准打死。不打死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你挨打之后，必将殴打罪名加给修武的士绅，你对他们必然恨入骨髓。这样，就会使华人惩华人，自相残杀，互相猜疑；真的，你就下了通缉令，开始了大逮捕。人们请来王印川先生与你解释，你不仅一句话听不进去，伤了交情，还执迷不悟，自以为是，直到目前仍以为作的全对。你认友为敌，认敌为友，难道你不是个最大的糊涂官是什么？第二，你究竟是个爱国主义者，还是一个卖国主义者？”靳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热爱我们的国家。我一直不断地领导修武群众，与英国商人作斗争，是个爱国主义者。”其表弟说：“你说错了。查封土煤窑一事，即可以证明。你查封土煤窑是假，盛怒之下变假为真，山边群众，坐吃山空。而英国福公司呢？成了独家生意，周围都来焦作买煤，每天车水马龙，门庭若市，煤价高，销售快，仅零销一项利润，就超过往年几十倍。福公司头头知道过去土煤窑成本低廉，手续简便，价格能够上下浮动，与土煤窑竞争，样样不行。因此，他们就想方设法找理由告土煤窑的状，力求政府封闭它。另一方面，当福公司获知你去查封土煤窑时，就绞尽脑汁想了个离间计，千方百计地促你将假变真。果然，你挨打之后，竟把土煤窑真的查封了。福公司却为所欲为，任意销售，增设了很多零销点，减少了火车外运和商人包销时诸多不利。表哥！你想过没有，中国人恨你，英国人喜欢你，你不是卖国主义者是个什么呢！”靳荫南听到这里，恍然大悟，悔恨交加，他忽地站了起来，老泪纵横地说：“唉呀，我上当了，我办了英国

人想办而办不成的事情，我真对不起修武父老兄弟姊妹们。表弟呀！你真正是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爱国者，我应当向你们青年人好好领教！”

事隔不久，靳荫南坐火车又来到了修武。他自备酒菜，下请帖宴请修武的士绅和社会贤达。席间，他讲话说：“我今天请大家来，是给诸位赔情道歉的。查封土煤窑一案，现已真相大白，是英国人设下的阴谋诡计，是这群恶狼收买人来打我的，我反而不辨真伪错怪了你们。在我真的查封土煤窑后，修武的父老兄弟姊妹们，蒙受到很大损失，我心中十分惭愧！我实在对不起修武百姓。希望各位念我一时糊涂，铸成大错，多多原谅！自今之后，我要遇事冷静，三思后行，请在座的捐弃前嫌，精诚团结，共同对敌。我虽已离任修武，但修武的一草一木，均与我连接在一起。今后，凡有需用我之处，我一定全力以赴，纵然粉身碎骨，亦在所不辞。”靳荫南一番情真意切的赔情话，得到了全场人的谅解。掌声雷动，会场欢腾。接着，推心置腹，畅谈了修武今后应兴应革的事项。席间，大家举杯交盏，酒足饭饱，尽兴而归。

靳荫南办错案公开承认、勇于改正的故事，至今还在修武县传为美谈。

作者简介：

郭雪樵，又名景山，祖籍焦作市牛庄村人，曾任修武总里长、修武四区区长、修武参议员等职。他是查封土煤窑事件中的直接受害者。这篇资料是根据他生前的谈话，由郭景道记录加以整理的。

回忆“五原誓师”两周年纪念大会

——冯玉祥将军轶事

王永川

1928年秋，我在开封上中学。一天早饭后校方通知各个班级整队，到开封南关“演武厅”参加“五原誓师”两周年纪念大会。

我校按照指定位置排列在会场中央，参加大会的主要是部队和学校。此外，还有开封工商、市民等各阶层的群众。最显眼的是西北军的骑兵——中央骑兵第一师。

几万人的场面，该是十分杂乱的。但恰恰相反，四面八方拥向主席台的人群，都能按照指挥人的口令威武整齐地进入指定场地，秩序井然。

队伍先是站着，继而坐地静待。忽然，主席台上一声“立正”全场起立，在雄伟庄严地军乐声中一位身材高大、体魄魁伟的将军出现在主席台中央。只见他穿着一身半旧的灰布军衣，头戴八角帽，腰束小皮带，简直跟个大兵一模一样。这样的衣着，出人意料之外。

主席台上，两边悬挂着青天白日国旗，中间挂着总理孙中山的遗像。台上一些将军们排列两旁。这时，司仪高

喊：“现在请冯总司令讲话。”会场上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很多人没有见过冯玉祥，一听说冯总司令讲话，全场几万双眼睛，都敬佩地注视着台上这位将军。

冯总司令用他那雄劲有力、通俗易懂的话语，从五原誓师、响应北伐，一直讲到前不久在济南发生的“五·三”惨案。他说：当我从俄国回来时，一些朋友们都关切地问我，这次你从俄国回来，一定带来了不少好东西？我说不错，我带来比飞机大炮还宝贵的东西，——他把有力的拳头猛的向天空一挥说：——这就是“革命精神！”会场上的人都笑了起来，他也笑了。他接着说，我们北伐胜利了，日本帝国主义怕我国统一了会把他在我国抢夺到的权利失掉，于是发动了军事侵略。在山东济南大肆屠杀我军民群众，把我国外交官蔡公时先生挖眼、割鼻，迫害致死；同时杀害我军民两万余人。他越讲越气，越气越激愤地说：“同胞们、兄弟们、同学们！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杀害了我们两万多同胞，都是我们的父母叔伯，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这血海深仇，大家说要不要报？”台下一片惊天动地的喊声：“一定要报！誓雪国耻！”

最后，冯总把事先编好的救国雪耻的歌曲，配着风琴在台上一句一句地教唱起来：“好同胞呀！好学生！听我说说大事情，济南发生大惨案，日寇杀我军民两万零……是我父母是我兄！”这时冯总泣不成声，全场军民学生哭声、愤怒声，声声震天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赶出日寇！我们一定要为济南死难同胞报仇！”一个接一个口号声响彻云霄。

冯总讲话之后，司仪又请军队政治部代表李德全讲了话，她身穿军装、头戴八角帽，腰束小皮带。是个女兵，讲得激

昂慷慨，同学们十分感动。

大会进行了阅兵，除了步兵进行各种分列式等动作之外，最惹人注目的是骑兵表演，一位身材魁伟全付武装的将军骑着红色大马出现在阅兵阵前，他就是骑兵第一师师长马步青。只见他一个口令，所有的骑兵队列如离弓之箭，排山倒海，奋勇向前。又听一声“卧倒”口令，全体马队前腿屈地立即卧倒下来，马上的士兵葡伏马侧作射击姿势。接着，又表演了各种骑射技巧，马上马下蹬里藏身，博得全场热烈地掌声。

冯将军五原誓师，响应北伐，促成全国统一，功勋卓著，所以蒋介石封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后又兼任开封政治分会主席，管辖宁夏、青海、甘肃、陕西和河南六省，他的总部设在河南开封。他在开封时那里的政治空气非常浓厚，街道上到处是革命标语、漫画、宣传品、日寇残杀蔡公时先生的照片等，生意兴隆，汴京安宁。

作者简介：

王永川，修武县城关镇南天村人，1928年在开封中州中学上学，1934年毕业于河南省洛阳师范学校，先后在孟津、虞城、南京等地任中、小学教员。“七·七”事变后投笔从戎，曾在国民党第一战区独立第八游击支队及河北挺进军从事政治工作。现年七十四岁，在原籍养老。

护送国民革命军

第九十五师伤病员过封锁线

薛右钧

1938年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修武县城。为了抗击日本侵略军，先后有两支抗日队伍来到修武境内。一支是国民党师长罗奇率领的九十五师，师部驻在西村，部队分别驻磨石坡、当阳峪、柿园、宋营一带；另一支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八旅补充团，团长韩东山，团部驻大东村，部队分别驻大小东村、南坡、小庄、孟泉、三门河及武陟县的木栾店纱厂。双方很快就取得了联系，研究了配合作战活动的计划。大体上确定九十五师活动于李河与博爱之间，补充团活动于李河至获嘉之间，其他配合临时议定。

九十五师将士在对日本侵略军的作战中，英勇顽强，除阵亡牺牲者外，短短两三个月，受伤者就有五六百人之多。这些伤病员的吃、穿、住都是个重大问题，尤其是当时缺医少药，治疗困难，使伤员深受痛苦。罗奇师长曾四五次以一个营或一个团的兵力掩护这批伤病员，欲从李河、待王间和修武、狮子营间通过道清铁路日军封锁线，送到黄河以南进行医治，但每次都遭到日军的阻击，不得不退回原驻地。于是伤病员日增，成为罗奇师长无法解决的一件大难事。

五月上旬的一天，应罗师长的请求，在大东村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师长罗奇及其随从四五人，补充团参加的有团长韩东山、政治处主任冷裕光、司令部参谋刘长义、政治处民运股长何朝炳。我当时在补充团政治处民运股任民运员，何股长让我以一个勤务员的身份参加了会议，负责招待工作，并作些必要的记录。

寒暄数语之后，罗师长首先叙述了数次过封锁线没有成功的经过，然后恳切地说：“请求韩团长出个主意，想个办法，帮助我们把这批伤病员送过封锁线”。韩团长毫不犹豫地：“这事好办。只是这批伤病员得我指挥”。罗师长很爽快地说：“那当然啰！”但又有些疑惑不解：“请问韩兄要用多少兵力护送”？韩团长伸出一个巴掌，果断地说：

“只用五个人！”罗师长及其随从始则惊愕，继而哈哈大笑，然后一本正经地说：“韩兄别开玩笑！我们一个营一个团都不中，你派五个人，这能行吗？”韩团长很诙谐地说：

“军中无戏言嘛！罗兄但请放心！不管人多人少，保证安全过去，否则不够朋友。”罗师长半信半疑，但别无他计，只好一一听凭韩团长安排。

罗师长回到西村，就把所有伤病员、担架、干粮和一个连的部队准备好，都转移到补充团驻地大东村附近待命。一天、两天过去了，三天、五天也过去了，还不见行动命令。每天只讲保密、守纪律等应注意事项。一天午夜，天色漆黑，一个侦察班长带领四个侦察员，突然命令部队集合，再次强调了注意事项，神不知鬼不觉地出发了。前边是五个侦察员，接着是九十五师的两个排，再就是伤病员的担架队伍，一个排压后，不声不响依次前进。但除了侦察员外，谁都不知道从哪里过铁路封锁线。

通过马村到达李河至待王之间的铁路边沿，侦察班长布置两个侦察员向李河方向警戒，两个侦察员向待王方向警戒，自己在铁路边沿指挥伤病员队伍悄悄地迅速行进。并告诉九十五师护送伤员的连长说：“过铁路后通过高村到武陟，韩团长已命令在武陟的我军给你们进行了食宿准备，保证你们的安全，休息几天后，再渡黄河。”

护送任务完成后，补充团向罗奇师长进行了通报。过了几天，九十五师护送伤病员的那位连长写给罗师长的信也送到了西村，详细汇报了神奇般地进行情况，并代表所有伤病员感谢韩团长，感谢八路军。

罗师长在接信的第二天，就带随员到大东村会见韩团长，我仍以勤务员的身份负责招待工作。罗师长首先宣读了连长写的感谢信，然后语重心长地说：“这封信代表的范围太小了。我代表九十五师全体官兵来感谢韩团长，感谢八路军。”韩东山团长谦逊地说：“不要感谢了。我们都是中国人嘛！只有国共合作一致对外，才能抵抗日本侵略者，才能救中国。我们今后还要互相配合，互相帮助，共同战斗。”罗师长频频点头表示赞同。然后，又以敬佩的眼光向韩团长发问：

“我们一个营一个团干不了的事，贵军五个人就胜利完成了。这其中的奥秘，请韩兄赐教一二。”韩团长哈哈大笑说：哪里有什么奥秘！不过，这样大规模的伤病员转移，首先是依靠群众，二是绝对保密，三是严守纪律。事先在方圆几十里的地方，都做了十分细密的工作，对敌人实行严密封锁，使他们都变成瞎子、聋子，对我们准备的行动，毫无所知。然后，瞄准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通过封锁线。说实在话，这其中也有贵军伤病员和那些护送人员的一份功劳。他们严守纪律，保守机密，配合的很好，不愧是爱国的抗